

铁蹄人生

• 香港 • 东瑞 •





034 9065 9

铁蹄人生

香港 东瑞

责任编辑：杨培林

封面设计：孙 飞



铁蹄人生

香港 东 瑞 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 花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frac{1}{32}$ · 7 $\frac{1}{4}$ · 15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目：124-187 书号：10309·88 定价：1.60元

《铁蹄人生》序

曾敏之

勤于耕耘的青年作家东瑞兄，继《出洋前后》一部长篇小说之后，又写了《铁蹄人生》。在我所认识的来自南洋华侨社会的朋友中，东瑞兄可说是创作力旺盛，能刻苦自励的一个，因此他年来在文学创作上可称丰收，这就是“种瓜得瓜”的结果。

如果把《出洋前后》和《铁蹄人生》两部小说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姊妹篇的性质。前者写的是二十年代旧中国的战乱，福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小说中的主角一家惨遭世变，迫得离乡背井，出洋谋生，于是展开了长长一串不幸和苦难的经历，构成了典型的华侨血泪史，也反映了华侨和当地人民深切的友谊。中间穿插了华侨青年朴素爱情故事，从而使这部小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后者是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南洋华侨惨痛的生活。书中通过主角家旺的遭遇，概括反映了南洋各阶层的面貌、变动及丰富多采的人生。可以说这两部小说对南洋华侨社会作了较有深度和广度的描绘，是描写华侨生活难得的作品。也许有人认为《铁蹄人生》的题材较旧了、过时了。这是不

正确的观点。历史的教训是不会过时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麻木，而麻木的人生是可悯的。

在中国，华侨是具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达千万以上，东南亚的华侨为数很多。他们飘洋过海，远离家园，为的是谋求生活的出路。以他们的勤劳俭朴，在各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地开拓了新的生活，创立了新的事业，对当地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是过去由于祖国贫弱，华侨在外也备受欺侮，因此华侨的创业、生活经历就充满了传奇与泪影，交织成为生动的史篇。凡是亲身经历华侨社会的作家，都有为华侨命运付出同情的感受，进而产生描述华侨遭遇的愿望。就我所知，如司马文森、秦牧、洪丝丝、陈残云等都曾先后以华侨题材写出了作品。其中如陈残云写的《热带惊涛录》，也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叙写了四十年代初期太平洋战争中南洋群岛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生活，也通过几个华侨青年男女如林青松、符文娟的命运，反映了南洋华侨社会的真实面貌，与东瑞兄写的《铁蹄人生》可说是有趣的偶合。

对于作家们放眼于海外华侨社会的题材，更以热情的笔触使华侨生活再现，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今天，祖国已强大了，华侨有了坚强的靠山，在世界各地可以扬眉吐气了。但是对华侨的历史、处境以及他们对祖国的爱国热忱，仍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我们知道，多少年来，海外华侨的形象曾被歪曲，在极“左”路线统治之下，所有海外归来的华侨几乎都成了反面人物，把他们看成特嫌、反革命、反动资本家等等，这是对华侨的诬蔑。事实上，华侨的爱国事迹为世所知，他们的爱国主

义精神是不容否定的。因此，在文学艺术上塑造华侨真实而正确的形象就成为作家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非常欣赏和钦佩东瑞兄以《出洋前后》和《铁蹄人生》反映了华侨的生活风貌，作了出色的贡献。而他对文学事业孜孜不倦、勤奋谦虚、重视生活积累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因此也将证明他的文学创作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目 录

《铁蹄人生》序 曾敏之(1)

第 一 章	罗氏家族	(1)
第 二 章	牛马矿工	(13)
第 三 章	马江市集	(25)
第 四 章	儿女情仇	(37)
第 五 章	大战爆发	(47)
第 六 章	高等华人	(59)
第 七 章	亡国生涯	(67)
第 八 章	一等良民	(75)
第 九 章	山高水远	(81)
第 十 章	辗转流离	(89)
第 十 一 章	苟且偷生	(101)
第 十 二 章	“安定”时期	(111)
第 十 三 章	桑雅姐妹	(119)
第 十 四 章	宁死不屈	(127)
第 十 五 章	生命召唤	(133)
第 十 六 章	勇救佳人	(139)
第 十 七 章	醉生梦死	(147)
第 十 八 章	白色恐怖	(153)

第十九章	逃出生天	(163)
第二十章	热血满腔	(169)
第二十一章	太阳旗下	(177)
第二十二章	马江之夜	(185)
第二十三章	新仇旧恨	(193)
第二十四章	黎明前夕	(201)
第二十五章	和平来临	(209)
第二十六章	尾声	(217)
后记		(225)

第一章

罗氏家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火奴鲁鲁爆发了震天动地的轰炸巨响，霎时间，太平洋上空火光冲天，浓黑如墨的硝烟，混同乌云，翻滚着，扩散着……

这战火，这巨响，揭开了太平洋战事的序幕，掀开了历史罪恶战争的一页。

这战火，这巨响，从此把东南亚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这之前，这之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战火烧到了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一处可以幸免。

在灾难来临之前，东南亚某岛S埠，生活本来是如死水一般宁静的。尽管在湖底不是没有苦难，居民们日子过得也很艰辛，但人们一直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着，而且这种日子可以追溯到十年、一百年，早已几世几代了。

罗德辅镇在马江上游，距S埠有好一段水程。这儿地处偏僻，消息闭塞，居民生活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居民们延子续孙，一代又一代地在生活线上挣扎，做着的是同样的沉重工作。

原来，罗德辅镇的存在是和这儿一间规模不小的荷华

合资煤矿公司有关。因为有个大煤矿，才形成“镇”。镇上所住居民几乎都是该煤矿公司的工人和家属。

这一天，矿工们放工之后，因为不是船期，装运煤炭的大轮没来，码头一片宁静。煤棚黑漆漆的，连公司供给工人住宿的通道宿舍，也只是几星光亮，悄无人声，干了一天活的矿工们大概太辛苦，都趁早睡入梦乡了。

但，就在矿区不远的高山坡上，一幢奶白色的洋楼里，却是灯火通明，云光鬓影，人声喧闹。在洋楼之外那一片广阔的草地，更是一派豪宴风光。圆形泳池边，有遮阳的五彩撑伞插着，衬上各式彩灯，下面摆设着是雕花的雅座。在另一边花团锦簇的，是供屋主茶余饭后观赏憩息的花园；再有一块水泥地，则是平日洋楼主人的子女溜雪履的场所。

这时，在泳池旁的一角，一个头发微卷，鬓角雪白，满腮黑色胡须的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正滔滔不绝高谈阔论着。他就是洋楼主人，也是该区荷华合资煤矿公司的华人老板罗龙。环绕在他身旁的是几个华人、荷人老板和他们的家属。

罗龙满口叽里咕噜，一忽儿用当地话，一忽儿用英语，间中还掺杂了荷兰话。他除了长就一身黄皮肤外，从服饰、习惯、谈吐等方面，早就彻底西化，毫无半点中国人的气味了。此刻，只见他神情兴奋、口沫横飞，显得十分高兴。

“密斯脱罗，这次出外见闻不少吧？”坐在旁边的秘书李约翰羡慕地问：“到哪几个地方去了呢？”

“巴黎！”罗龙不胜感慨地说：“外国城市真是先进、一流！艾菲尔铁塔、圣母院、艺术馆，那格调、那气派，真叫人

一辈子难忘。到欧洲走走，才算大开眼界了。说来，还是西洋好。连食物的味道也特别地不同！正宗法国菜，你们尝过没有？哈哈，一讲到那些西餐，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说到这儿，秘书李约翰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唇边，他的夫人一时也听得发楞，开始说话了：“密斯脱罗，这次您去正好年底，在那儿过了圣诞节吧！热闹吗？”

罗龙道：“太有情调了。那一天夜晚，正好下着大雪。树上盖满了雪花，和挂着的五颜六色的彩灯、各种礼品、饰物互相辉映，十分好看。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动听的圣歌，小孩子穿得漂漂亮亮，圣诞老人还到处大派礼物呢……”

“爸比！爸比！”忽然，一个又娇又嫩的声音在罗龙身前响了起来。

罗龙抬头一看，原来是桑雅，是他的大女儿，今年十五岁。今晚穿了一袭全白的晚礼服，颈上挂满了好几条金项链，一颗亮闪闪的约有一克拉的钻石放着异彩，引人注目。她满脸的傲气，一种有钱有势人家子女的优越感在她眼神里流露出来，好似百鸟中开屏的孔雀。她说，说着，竟一屁股坐在父亲的大腿上。罗龙在她左颊上吻了一下，说：“去和朋友们玩吧。”

“不。爸比！你要先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罗龙问。

“明年带我搭飞机，去巴黎玩，我要看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好。快下去吧。你今年十五了，已经不是小孩子啦。

怎么还是这样孩子气，比你妹妹桑妮还不如！”罗龙带点责备的口气。忽然又想到了些什么，接着说：“对了，你不怕飞机飞到一半掉下来吗？”

“不怕！”桑雅努着嘴说：“爸比，你这是吓唬人，我不怕的！”

“爸爸这次回来，差一点出事哩！”罗龙认真地说。

“哦！”在座的荷人老板尼克、李秘书及几个太太都不约而同地惊叹了一声。桑雅没兴趣听下去，走了。接着，在座的就纷纷问罗龙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罗龙大大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们没看昨天的荷文报吗？有一架从巴黎起飞的客机，飞到太平洋上空，因为天气恶劣失事了。全机的搭客葬身海底，无一幸免！本来我是要订这班机的票的，结果客满，没有订上。换了下一班机。你们说，要是搭上了那班机，我早不在这里和你们讲话了……”他顿了顿，又说：“看来，你们应该为我干杯！”

尼克、李秘书等人很快地举起酒杯，齐声道：“祝贺密斯脱罗运气好，长命百岁！”

在座的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罗龙感慨道：“今天的宴会，除了庆祝女皇陛下的诞辰外，一半是为我这件幸运的事而开的！”

李约翰突然站起来，说：“罗先生，您怎么不早说？这是件值得恭贺的大事，应该向来宾们公开宣布一下！”

“那你代我说几句吧。”罗龙说。

约翰从桌面上端起一杯酒，面朝露天游泳池畔三五成群的几十名来宾，张着嗓子宣布了这一“喜讯”，末了，说：

“为女皇陛下的诞辰干一杯！祝女皇生辰快乐，干杯！”

大家正要把酒杯放下，约翰却以更激昂的声音，喊着：“为我们煤矿公司经理罗龙先生的身体健康，大家干一杯！”

一时间，玻璃杯互相碰击，叮然有声。罗龙满脸春风，频频点头。在这地区，罗龙最富权势，他不仅拥有规模巨大的煤矿公司，在罗德辅镇之外，他还拥有火力发电厂、机械厂；在埠里，还有几间独资经营、以自己姓氏命名的电影院；因为权大财富，甚至附近有好几个集镇，都以其姓冠之于首。比如：罗姆吉、罗姑鲁，等等。这一带地区，他的名字就是财势的代名词，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虽然他目前的事业是海牙的荷兰人在撑腰，但他的派头、威风，连那个荷人老板尼克也大大不如了。尼克固然是煤矿公司的投资人、决策人之一，但在熟行及圆滑手腕方面，比起罗龙还是略逊一筹。

祝酒之后，舞会开始。与会者多是受荷兰教育的华人子女、罗龙的亲朋戚友、煤矿公司的高官厚禄者。唱机虽十分古老，但据说还是罗德辅镇仅有的一架。此时随着播出的欧西古典名曲，来宾们中的男士、太太以及西化了的青年男女纷纷相拥翩跹起舞了。

大女儿桑雅尤如宫廷中骄傲的公主，男士们轮流邀请着她。她长相只是一般，说来妹妹桑妮比她强得多，但她却自以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姐。

罗龙却并不为眼前的歌舞升平而陶醉。他关心的是外出一个月后他的煤矿公司的业务情况。

“约翰，”罗龙问道：“我走后，矿里没发生什么大事吧？”

“一切如常。”李约翰答道：“不过，还是那个老问题，矿工们又提出了增加计件工资的要求，还要求改善安全设备，

开设什么医务所！因为近来有一次死亡事故，一个矿工被塌下来的石块砸死了。”

“那你还说一切如常？”罗龙有点恼怒：“怎么不早报告？这么大的事情！”

“我，我怕罗经理你操心过多……”李秘书诚恐诚惶地说。

“最近西方战事升级了。我们要格外留意。这些工人，哼，一有风吹草动，是不会没有反应的——矿里的动静，哪怕是一点点，你都应该迅速向我报告！”

“是，是！”约翰连声应诺。

“除了这些，矿里还有什么事没有？”罗龙问道。

“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罗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竟又是大女儿桑雅。她手上端着一杯威士忌，一手叉着腰。

“你懂什么？怎么老爱管闲事？”罗龙情绪烦躁，涨红了脸训斥她。

“爸比，这是真的！”桑雅冷笑一声说：“你愿意你的儿子被人欺负吗？你假如愿意，那我也不管了！哼！”

“你这是和父亲讲话的态度吗？”罗龙气坏了：“那你说，米河给谁欺负了？”

米河是罗龙的小儿子，桑雅的胞弟，今年十三岁。别看他年龄小，仗着父亲的权大财巨，养尊处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罗镇有名的公子哥儿。

桑雅见父亲动了心，进一步说道：“爸比，我告诉你，前天在矿里，家旺那小子又打了米河！”

“家旺？”罗龙气道：“又是他？他妈的！这小子真的要造反啦？”他转头又问李秘书：“约翰，前天家旺和米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在矿里，不会不知道吧？”

“这……”约翰支支吾吾讲不出话来。

罗龙大为不满，说：“这种事情你都不知道，还当什么秘书。这年代，时局紧张，不能整天只顾玩女人！老弟，我可要劝告你一句：你那脏病再这样乱搞下去可好不了！”

约翰被说得满脸羞惭。事缘他有不少脏事被罗龙抓住。他忙加否认，说：“不，不，我、我该死！”

“家旺这小子，你要给我多留意点。不给点颜色看看，他就越来越猖狂了。”罗龙说。

桑雅原先一直站在身旁，此时听到父亲这一句话，脸上顿时露出幸灾乐祸的笑，满意地走开了。仿佛家旺已变成了一只老鼠，被她捏在掌心，玩于股上。

这时，洋楼墙壁上的钟已指在十二时。当李约翰宣布舞会就将结束时，泳池外的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双双对对相拥着，在一片喧闹声中，舞会终于结束了。

接着，来宾们纷纷向舞会主人罗龙握手道别。送完客人之后，罗龙疲倦不堪，颓然倒在一张靠背铁椅上。地上一片狂欢之后的狼藉。不久，“岑务”（女佣）和“惹兀斯”（男仆）开始来扫地、收拾。罗龙由太太扶着，从外面走进了客厅，往二楼睡房走去。

到了房间，他换了睡衣，躺在床上，亮起了床头灯，从床头柜上取了一张当天报纸看。那头条新闻赫然是德意日进一步加强联合，分线向各国进攻的消息！还有：某地矿区工人为自身利益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某地华工和当地工人联合起来，和“大狗”（荷警）发生了冲突！……

罗龙看着看着，先是眼睫毛跳，两腮跳，而终于心惊肉也跳了！他仿佛看到了罗德辅煤矿公司在一片怒吼中摇

摇欲坠，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

而不知怎的，那个捣蛋的小鬼家旺的脸孔和身影显得越来越大了……

夜更深沉，窗外，一轮明月沉下后山去了。摇曳生姿的椰树被风吹得“沙沙沙”作响。山坡下，在一整列矮小破残的矿工通道宿舍里，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却有一灯如豆，从那宿舍窗口透出微弱的光芒来。有两个人影，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终于，其中一个出声了：

“我说啊，家旺。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你以后还是少惹一点祸好……”

油灯下，说话的是一个四十上下的穿纱笼的妇女，她鬓发已露银白，脸形削瘦，额头布满皱纹，眼眶深深地凹陷。

妇人说完话，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是沉默，死般的沉默。倍显出这间通道宿舍凄凉、寂静的气氛。

妇人对面坐着的年轻人，就是她的儿子家旺。他皮肤黝黑，头发浑卷，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眼珠很大，眼睫毛过分地细长，当地人的最主要特征，都在他脸部体现出来。但这几点，却又不能说他就是当地人，因为，他的鼻子、嘴巴等，和華人的小孩没有什么不同，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家旺。这些情况，容易使人想起他是个混血儿。

他确是華人和当地人的后代。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人。共同的患难、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没想到这不同民族的结合，却给小小年纪的家旺的幼嫩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那些高等華人的子女向他投来的鄙视、

歧视眼光，令他自卑，处处觉得低人一等；他对那些有钱人的子弟充满了敌视，谁要看不起他、欺负他，他必找机会报复！

要一一细诉他有生以来所受到的耻辱，那可真是太多了。童年时代，当他还是一个跟在母亲身后拾煤渣的小鬼时，他就被那帮有钱人的小孩，诸如罗家小霸王米河，称着“小杂种”。更有一些人，因他的皮肤头发黝黑，而嘲笑他，辱骂他……

他坐着，胡思乱想起来。可恨的高等华人！可恨的米河！可恨的罗桑雅！他们早做了荷兰人的狗！西洋狗！一点中国人的气味都没了！连名字也取个外国式的。有什么理由瞧不起人家？……家旺越想越气愤。

这时，家旺还在沉思，忽然看到了母亲忧愁担心的脸容，笑道：“妈，你不要怕。那个米河个子瘦小，还不够我打。你放心，我不会吃亏的！”

家旺妈听到这里，眼眶里湿润了，轻声道：“旺儿，你说这样的话妈更伤心。谁要你打赢啦？罗家的小孩我们惹得起的吗？”

家旺默声不语了。他知道，妈这样瘦弱的身体是不能经受得住更深的打击了。

“此事张扬开去，影响多么恶劣，”家旺妈又说了：“你再有理，罗家的人会让你这样白打吗？米河的老子会就此罢休吗？”

“妈，你不知道，米河那小子多么嚣张。那一天根本是他先惹事，先动手的！他嘴巴还不干不净地直骂我小杂种！”家旺一想起前天矿场上那次打架事件，心中就十分愤怒。那